

蘇  
字  
如  
船  
卷  
一  
PDG

K204.3  
1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後漢紀一

起疆圉協洽正月盡四月不盡一年

高祖本沙陀部人居于太原及得中國自以姓劉遂言爲東漢顯宗第八子淮陽王昞之後國號曰漢通鑑以前已有漢紀此以後漢紀書之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上

姓劉名知遠乾祐元年更

名暉其先云部人也

天福十二年

漢復以天福紀年詳見後

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辭

晉主於城北

大梁城北

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

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貂裘衷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

撫慰之

按歐史時晉百官迎契丹主于赤岡

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

班胡語

按薛史安叔千沙陀三部落之種也故習胡語

契丹主曰汝安没字

邪

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邪字所爲鄙陋人謂之没字碑

汝昔鎮邢州已累表

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

呼躍蓋夷禮猶華人舞蹈也

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門外契丹主辭不見

考

異曰漢高祖實錄少帝帥族候於野邪律氏疏之帝指陳前事乃大臣同謀皆歷歷能對無撓屈色邪律氏亦假以顏色陷蕃記薛史帝紀五代通錄云戎王不與帝相見少帝實錄帝舉族待罪於野虜長面撫

之遣泊封禪寺  
今從陷蕃記

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

呼火故翻契丹

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

汝曹蘇息

氣絕而復息曰蘇氣一出入爲息一曰更息自蘇

我無心南來漢兵

引我至此耳

歸罪於杜威策

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

樞密副使劉密權開封尹事

先易置京尹以彈壓華人

日暮契丹主復

出屯於赤岡

懼人心未一未敢居城中

戊子執鄭州防禦使楊承勳室

大梁責以殺父叛契丹

楊承勳囚父以降晉事見二命百八十四卷齊王開運元年

左右鬻食之未幾

鬻力充翻幾居豈翻

以其弟右羽林將軍承信

爲平盧節度使悉以其父舊兵授之

既授之以其父舊鎮復授之以其父

舊兵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

張彥澤殺高勳家見上卷

上年勲爲杜威奉降表者也先契丹主亦怒彦澤剽

已爲契丹主所親故得訴其事

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彦澤剽掠事亦見上卷上年傳住兒監彦澤軍者也剽匹

妙以彦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

亦投牒爭疏彦澤罪已丑斬彦澤住兒於北市仍命高

動監刑彦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

詬訾以杖扑之

經徒結翻有親喪者經杖號戶刀翻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訾力智翻扑普

卜翻擊也動斧斷腕出鎖斷音短腕烏貫翻

剖其心以祭死者市

人爭破其腦取髓

髓悉委翻

爓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

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

九域志開封府浚儀縣有陳橋鎮

夜伺守

者稍怠扼吭而死

同相吏翻扼居郎翻人頸曰吭

辛卯契丹以晉

主爲負義矣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

也歐史曰自幽州行十餘日過平州出榆關行沙磧中七八日至錦州又行五六日過海北州又行十

餘日度遼水至勃海國鐵州又行七八日過南海府

遂至黃龍府按契丹後改黃龍府爲隆州北至混同

江一百三十里又按慕容氏之和龍城若據晉書及

酈道元水經注當在漢遼西郡界今晉主陷蕃度遼

水而後至黃龍府又其地近混同江疑非慕容氏之和龍城

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貴不用母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與俱行

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失者違先君之志絕兩國

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母不隨子欲何所歸

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

使兼侍中此契丹所授官河內崔廷勳以兵守之宋白曰崔廷勳本河

內入少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數所晉主每聞使至舉

家憂恐殺也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毛居正曰供儼儼有儲侍之意

供億猶供儼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上下凍餒太后之物隨多少而供之以待其乏也

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飯扶晚翻今日獨無

一人相念邪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噫孰知緇黃變色其

徒所爲有甚於不敢獻食者耶有國有家者崇奉釋氏以求福田利益可以監矣晉主陰祈

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赤岡引兵入宮入晉宮

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

懼有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爲厭勝磔陟格翻厭於葉翻

契丹主謂羣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

役天下太平矣

談何容易斯言甫脫口而打廢東京  
草穀繼之矣天下果太平乎

降開封府爲汴州尹爲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

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

史言契丹主猶知用夏變夷

趙延壽

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

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

二人歷唐晉位極人臣國亡不能死

視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

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

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

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

奔馳而至

被皮義翻

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

命匡威建瑋之子也

史建瑋事晉王克用雄武節度以及莊宗皆有戰功



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階成三州降蜀

史匡威不降契丹

丹以其地遠契丹兵威不能至也何重建則以其鎮與蜀接境遂奔遼而附蜀耳

初杜重威

既以晉軍降契丹

杜重威初避晉主重貴各去重單各威及晉既亡國重威即復舊名其志恩皆

主此特未節耳

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

貯丁呂翻恒戶

登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

將即亮翻

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擁而

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

死必皆拒命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

威以其衆屯陳橋

陳橋在陳橋門外有陳橋驛

會久雪官無所給

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

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

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爲它人取之

乎冒莫比翻爲于偽翻下同趙延壽志在帝中契丹

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天福八年契丹始攻晉至是五年

僅能得之豈爲它人乎趙延壽聞契丹主此言可以絕望矣延壽曰

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爲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

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音

茂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濕上國之人不能

居也時偏方割據者謂中原爲上國晉奉契丹又稱契丹爲上國它日車駕北歸

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

如此豈非爲它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

柰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

爲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

授晉事見二百八十卷晉高祖天福元年斷丁亂翻旣而返爲寇讎北向與

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

除之豈可復留以爲後患乎復扶又翻延壽曰鄉留晉兵

於河南不質其妻子質音致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

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

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契丹封趙

延壽爲燕王故稱之爲大王處昌呂翻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契丹主殺右金吾衛大將軍李彥紳宦者秦繼旻

以其爲虜聖王殺東丹王故也

殺東丹王見二百八十年唐卷晉高祖天福元年

潞王之清泰三年也爲于僞翻

以其家族貲財賜東丹王之子永康

王元欲兀欲眇一目爲人雄健好施

兀欲始見於此爲後得國張本

施式鼓翻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

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

從才用翻契丹

遣三百騎援送之

援送者送其行以爲防援

又遣晉中書令趙瑩

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

塗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

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穀曰臣無狀

通鑑二百六  
負陛下因傾貲以獻

天下之士苟有所負者其所 晉

主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

賊所破慟哭而去

於晉之時通國上下皆知杜重威

詩云歟其泣矣何嗟及矣今至於慟庸有及乎

癸丑蜀主以左千牛衛上

將軍李繼勳爲秦州宣慰使

蜀以何重建降遣使宣慰之

契丹

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爲西京留守

薛史曰劉晞者涿州人陷虜歷

官至平章事兼侍中錄作禧或云各瑞今從

陷蕃記

永康王元欲之弟

留珪爲義成節度使元欲姊婿潘聿撚爲橫海節度

使

聿以律翻撚乃參翻作聿涅今從陷蕃記

考異曰周太祖實錄聿撚

趙延壽之子匡贊爲護國節度使爲趙匡贊後以漢河中歸漢張本

將張彥超爲雄武節度使史全爲彰義節度使客省

副使劉晏僧爲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爲

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侯益後亦以鳳翔歸漢焦繼勳爲

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秦州附蜀張彥

超無所詣史匡威不受代史匡威據涇州以拒史全契丹勢稍沮沮在呂翻

晉昌節度使趙在禮入朝自長安入朝于大梁其裨將留長

安者作亂節度副使建人李肅討誅之軍府以安

晉主之絕契丹也事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相天福七年匡國節度使

劉繼勳爲宣徽北院使頗豫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

入朝契丹主責之時馮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

道爲首相與景延廣實爲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

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馮道以依阿免禍有國家者焉用彼

相哉然歷事七姓皆以德望待之亦持身謹靜有以動其敬心耳命鎖繼勳將送黃

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舊唐書地理志自長安謂人曰東至洛陽八百里

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謂皇甫暉之亂也事見二百七十四

卷唐明宗天成元年我此行良可憂契丹遣契丹將

述軋書契丹將以別漢將與勃海將奚王拽刺拽羊列翻刺盧達翻勃海將高

謨翰戍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刺等皆踞坐受

之乙卯在禮至鄭州九域志自洛陽東至鄭州二百六十里聞繼勳被

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櫪音歷馬棧也契丹主聞在禮死

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

同平章事至洛陽詬笑王曰詬苦候翻又許候翻趙在禮漢家

大臣爾北方一首長耳首慈秋翻長知兩翻安得慢之如此立

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

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

事汝曹不知也契丹主自謂周防之密以夸晉臣然東丹之來已胎兀欲奪國之禍雖甚

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規國者不觀一時之彊弱而觀其治亂之大致趙延壽請給

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

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剽匹調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



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

大梁之屬縣為東畿洛陽之屬縣為西

西畿此唐制也唐制兩京除赤縣外餘屬縣為畿縣

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

畜殆盡

鄭滑曹濮皆大梁之旁郡以及言之明上文所謂東西兩畿為畿縣濮博木翻

契丹

主謂判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

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

民錢帛

都城大梁都城

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

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

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患

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為契丹北歸張本

初晉主與河東節

度使中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

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

事見二百

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元年

知遠因之廣募士卒

天福八年齊王與契丹構隙之

初劉知遠已奏募兵矣

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

事見二百八十三卷

數千人

陽城之戰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二年按陽城之戰晉師大捷無餘有散卒歸河

東此必杜重威降契丹時也

又得吐谷渾財畜

事亦見開運二年畜吁玉翻

由

是河東富彊冠諸鎮

冠古玩翻

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

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諫契丹屢深入知

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

既不據險要以邀遮契丹之兵又不遣兵入援也

及

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

軼徒結翻

遣客

將安陽王峻

舊唐書地理志相州漢魏郡也治安陽縣安陽漢族國故城在湯陰東曹魏時

廢安陽併入鄴後周移鄴置縣於安陽故城仍爲鄴縣隋又改爲安陽縣州所治也若漢魏郡城則在縣之西北七里

將卽亮翻

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

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

夏戶雅翻離力智翻

三以應有

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

南川

謂晉陽城南之地

城中憂懼俟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

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

之上仍賜以木柎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

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

柎垂買翻老人拄杖也歐史曰王峻

持柎歸虜人望之皆避道

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

獻奇繒名馬

繒慈陵翻

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

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

意欲何所俟邪

朝直  
遙翻

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

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

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

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兵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

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

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可以萬全

劉知遠料之審矣所以舉  
兵南向契丹不能與之爭

昭義節度使張

從恩以地迫懷洛

昭義治潞州自潞州至澤州又至  
懷州度河則洛州河南府舊唐書

地理志潞州至洛  
州四百七十里

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

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

當繼往從恩以爲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按

代會要晉少帝前妃張氏天福八年進冊皇后張從恩蓋后族也不可輕變臣節從

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

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副使者節度副使也牒守恩權

巡檢使與高防佐之守恩建立之子也王建立事唐明宗見親任

及事晉高祖荆南節度使高從誨遣使入貢於契丹契

丹遣使以馬賜之從誨亦遣使詣河東勸進荆南高氏父子

事大以保其國爲謀大率如此唐主立齊王景遂爲皇太弟徙燕

王景達爲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徙南昌王弘冀爲

燕王爲之副

燕於堅翻

景遂嘗與宮僚燕集贊善大夫元

城張易有所規諫

張易北人而仕江南

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

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寶而輕士取玉杯抵地碎之

衆皆失色景遂斂容謝之待易益厚

景遂之遷善敬士亦難能也

景達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飲馮延巳延魯魏岑

陳覺輩極傾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訶責之復

極言諫唐主以不宜親近佞臣

屢力主翻復扶又翻近巨斬翻

延巳

以二弟立非已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宮陽醉撫

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

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

按是時陳覺馮延魯攻福州史言其侍飲極傾諂之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有與之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趙延壽之求

作敵者止此其所以終爲兀欲所鎖也快於兩翻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

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爲言于僞

同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

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

爲也因令爲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爲中京恒戶

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

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

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去羌呂翻孰謂

北而不知中壬戌蜀李繼勳與興州刺史劉景攻

國之事體哉

固鎮拔之何重建請出蜀兵與階成兵共扼散關以

取鳳州

扼散關則此兵不能入鳳州可坐取也

丙寅蜀主發山南兵三

千七百赴之

山南兵與元兵也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

曰我狄憑陵中原無主今藩鎮外附吾爲方伯良可

愧也

古者除王畿之外八州入伯所謂二十國而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者也周

分天下以爲二伯自陝以西召伯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及其衰也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王室亦以方伯之任自居晉人所謂我爲伯者也石

於是將

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

諸侯謂當時諸

藩鎮

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并陘迎歸晉

陽

陘音

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榮澤史弘肇

武節軍劉知遠

所置見二百八十三卷晉齊王天福八年隋置榮澤縣唐屬鄭州九域志榮澤縣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

集諸軍於毬場告以出軍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

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誰劉知遠封

北平王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

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

左右遏止之已已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

勸進潞古邑也隋置潞城縣唐屬潞州九域志潞城縣在潞州東北四十里知遠疑未

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劉昫曰冠氏春秋邑名隋

分館陶東界置冠氏縣唐屬魏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六十里說音稅今遠近之心不謀

而同比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

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矣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

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陝失冉翻奉國都頭

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

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劉知遠河東帥故稱之吾

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唱取富貴如返掌耳

返當作反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

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

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章太原人也澶時連翻 辛

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又惡開運之名

乃更稱天福十二年惡烏路翻更工衡翻歐陽脩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

以為重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  
 主妄庸之史其紀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  
 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未嘗有法焉古人之  
 語爾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曰正月國語言六  
 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刻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人言數  
 多不云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  
 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自漢以  
 後又各年以建元而正偽紛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  
 也五代亂世也其事無法而不合於理者多矣至其  
 年號乖錯以惑後世則不可以不明梁太祖以乾化  
 二年遇弒明年末帝誅友珪黜其鳳歷之號稱乾化  
 三年尚為有說至漢高祖建國黜晉出帝開運四年  
 復稱天福十二年者何哉蓋以愛憎之私耳方出帝  
 時漢高祖居太原常憤憤下視晉晉亦陽優禮之幸  
 而未見其隙及契丹滅晉漢未嘗有赴難之意出帝  
 已北遷方陽以兵聲言追之至土門而還及其即位  
 改元而黜開運之號則其用心可知矣蓋其於出帝  
 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為利者其素志也可勝嘆  
 哉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帛見上

正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被皮自餘

契丹所在誅之 何重建遣宮苑使崔延琛將兵攻

鳳州不克退保固鎮何重建爲蜀圖取 甲戌帝自

將東迎晉王及太后至壽陽晉置壽陽縣後魏改曰

州南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 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

兵戍承天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承天軍在井陘

宋朝太平興國四年改廣陽爲平定縣置平定 晉主

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

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王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

機墓從才用翻契丹置錦州近木葉山金人疆域圖

錦州南至燕京一千四百一十五里陳元靚曰

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路晉主不勝屈辱泣

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

路曰薛超誤我勝音升謂薛超持之不令赴

火也事見上卷開運三年馮后陰令

左右求毒藥欲與魯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

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爲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

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

昭義軍潞州彰

德軍相州河陽軍孟州

帝自太原西南出兵潞州兵衝也自潞州東下壺關則至相州南下太行則至孟

州故皆命將控扼

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

見二百八十四卷晉出帝開運元年

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

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

農業

不復之復扶又翻再也肯復之復讀如字反也

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

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

事見上正月

又多以其子弟及

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獪者

多徃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掙歛貨財民不堪命

狡古巧翻獪古外翻  
掙蒲侯翻歛力贍翻

於是所在相聚爲盜多者數萬

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淦陽賊帥梁

暉有衆數百送欵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

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

州舊唐書地理志淦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淦陽縣

唐屬磁州爲州治所九域志

淦陽漢武安縣地隋置淦陽縣

陽南至相州六十里帥所類翻暉偵知高唐英未至

偵丑鄭翻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



留後表言其狀

表言於晉陽將即亮翻

戊寅帝還至晉陽

承

天軍還晉陽還從宣翻又如字

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  
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  
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

勞力到翻

帝曰善

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

氏晉陽人也

婦人之智及此異乎唐莊宗之劉后矣鄙語有之福至心靈禍來神昧二人者

各居一焉

吳越內都監程昭悅多聚賓客畜兵器

畜讀曰蓄

與術士遊吳越王弘佐欲誅之謂水丘昭券曰汝今

夕帥甲士千人圍昭悅第

讀

昭券曰昭悅家臣也有罪

當顯戮不宜夜興兵弘佐曰善命內牙指揮使諸温

諸姓温名漢書地理志琅邪郡有諸縣蓋以邑爲氏也伺昭悅繫執送東府伺相吏翻

已卯斬之釋錢仁俊之囚錢仁俊之囚見上卷開運二年武節都

指揮使史弘肇攻代州拔之斬王暉王暉降契丹見上卷上年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于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

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已即帝位從

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

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

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帥讀日率下同契

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爲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

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

謨翰攻暉不克

謨一本作模

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

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

陝州據河潼之要自河東入洛汭此其咽喉也咽因

翻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

巳以暉爲保義節度使侯章爲鎮國節度使保義軍

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爲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

指揮使

按王晏先巳爲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既賞其功不應爲副指揮使恐誤

高防

與王守恩謀遣指揮使李萬超白晝帥衆大譟入府斬

趙行遷推守恩權知昭義留後守恩殺契丹使者舉

鎮來降

帝旣得陝又得上黨足以示契丹形制之勢之重以澶州梗其南北之路虜氣奪而心搖

矣

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

契丹主阿保機以其所居橫帳

地名爲姓曰世里世里譯者謂之邪律史因之

澶州善之賊帥王瓊帥其徒

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

浮航即德勝浮梁賊帥所類翻帥讀曰

率航戶剛翻

縱兵大掠圍郎五於牙城

澶州牙城蓋在比城

契丹主

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

重威還鎮

李守貞杜重威既降契丹從契丹主南入汴遂爲所留

由是無久留

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

去城三十里爲近郊

遣弟

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瓊兵

敗爲契丹所殺

蜀主加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同平

章事

延州錄事參軍高允權萬金之子也彰武節

度使周密闇

音暗

而貪將士作亂攻之密敗保東城衆

以允權家世延帥

高萬金兄弟自梁以來帥延州帥所類翻

推爲留後

考異曰周太祖實

錄允權爲膚施令陷蕃記云前錄事參軍退居田里漢高祖實錄云允權爲延川令周密以允權故將之

子恐與邊人締結後爲州主簿密後以闇而黨下惟誅掠是務允權乘其民怨時以言間之復遣親黨潛構

諸部衆心遂搖廣本云允權爲延川令密徙爲錄事參軍今從之周太祖實錄又曰契丹犯關以周密爲

延帥按晉少帝實錄開運三年八月辛未以右龍武統軍周密爲彰武節度使非契丹所授今從漢高祖

實錄據西城薛史曰延州有東西二城其中限以深澗密應州人也丹州

都指揮使高彥珣殺契丹所署刺史自領州事契

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

平晉國

饌徂皖翻又雜戀翻

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每舉

酒而飲之曰太后所賜不敢坐飲 唐王淑妃與郇公

從益居洛陽趙延壽娶明宗女爲夫人淑妃詣大梁

會禮

趙延壽妻唐明宗女燕國長公主也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已遣使至洛陽取之入北矣今復

從延壽至大梁故契丹主見而拜之曰吾嫂也

契丹主以

唐明宗年長於齒爲統軍劉遂凝因淑妃求節鉞

劉遂

凝以劉鄩舊恩因契丹主以從益爲許王威信節度

使遂凝爲安遠節度使淑妃以從益幼辭不赴鎮復

歸于洛契丹主以張礪爲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

章事左僕射和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司空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劉昫以目疾辭位罷爲太保 東

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

知中國之人

難制如此

中國之人困於契丹之陵暴培克咸不聊生起而爲盜烏

有難制者乎蓋亦反其本矣

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

使符彥卿等歸鎮

澶州亂而遣李守貞杜重威歸鎮宋亳密三州陷而遣安審琦符彥卿歸

鎮契丹主之北歸決矣

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堽橋

堽橋在宿州堽

余隴

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

賊帥所類翻恕帥讀曰率

下同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

卿馬請從相公入城

欲劫符彥卿爲質以取徐州也

彥卿子昭序自

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縋而出呼於賊中

校戶教翻縋馳僞翻呼火

故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

賊知不可劫乃相率羅拜於彥卿馬前乞赦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

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曰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

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閣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閣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閣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閣然衙朝也其禮尊閣宴見也其事殺自乾符以後因亂禮缺天子不能日見羣臣而見朔望故正衙常日廢仗而朔望入閣有仗其後習見遂以入閣爲重至出御前殿猶謂之入閣五代之時羣臣五日一入見中興殿便殿也此入閣之遺制而謂之起居朔望一出御文明殿前殿也反謂之入閣今按五代會要有入閣儀司天進時刻牌閣門進班齊牌皇帝自內著袍衫穿靴乘輦至常朝殿門駐輦受樞密使已下起居訖引駕至正朝殿皇帝坐定卷簾殿上忝香喝控鶴官拜次雞叫次閣門勘契次閣門承旨喚仗次閣門



使引金吾將軍南班拜訖分引至位對揖次細仗相  
 次入次執文武班簿至位對揖次宰臣南班拜訖分  
 引至位對揖次金吾將軍奏平安次文武百官入通  
 事舍人揖殿鞞鞞入沙墀兩拜立定次引宰臣及兩  
 省官金吾將軍合班立定閣門使唱拜搢笏舞蹈三  
 拜奏聖躬萬福又引宰臣班首一人至近前又兩拜  
 舞跪三拜引至位對揖通事舍人引宰臣於東西踏  
 道下立次文武百官出次兩省官南班揖殿出次翰  
 林學士南班揖殿出次執文武班簿南班揖殿出次  
 金吾將軍南班揖殿出次細仗出次引宰臣香案前  
 奏事訖宣徽使喝好去南班揖殿出次閣門使引待  
 制官到兩拜引近前奏事訖却歸位壑折宣徽使  
 宣所奏知又兩拜舞跪三拜舍人喝好去南班揖殿  
 出次刑法官奏事准上次監奏御史南班揖殿出次  
 閣門承旨放仗次閣門使奏衙內無事次喝控鶴官  
 門外祇候次下簾皇帝上輦歸內又按歐史梁太祖  
 乾化元年九月辛巳朔御文明殿入閣則入閣儀梁  
 所定也唐之正牙朝會其儀略而野而五代謂之  
 行禮會要又詳載而為書則其儀為一時之上儀矣  
 姑備錄之以志朝儀之變文明殿洛陽宮之正衙殿

也崇元殿沐宮之正衙殿也薛史曰梁制每月  
初八閣望日延英聽政後唐之制朔望皆入閣 戊

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

者此時務之所當急先者辛卯高允權奉表來降帝諭允權

聽周密詣行在密遂奔東城來奔 壬辰高彥詢以

丹州來降用延亦歸於漢矣蜀翰林承旨李昊謂王處回

曰敵復據固鎮則興州道絕不復能救秦州矣復扶

請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孫漢韶將兵急攻鳳州癸巳

蜀主命漢韶詣鳳州行營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復扶

又翻諭之曰天時向執善難久留欲暫至上國省太后

契丹自謂其國爲上國中國之人亦以稱之契丹既  
畏暑又畏四方羣起而攻之故急欲北歸果如劉知

遠所料

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爲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

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

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

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

爲宣武軍

契丹之入大梁也降開封府爲汴州防禦使今復盛唐之舊以爲節鎮欲兼華夷而

撫制之也

以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

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

氏 吳越復發水軍遣其將余安將之自海道救福

州已亥至白蝦浦

將即亮翻蝦當作蝦

海岸泥淖須布竹簣乃

可行唐之諸軍在城南者聚而射之簣不得施

淖如教翻

簣測革翻射而亦翻

馮延魯曰城所以不降者恃此救也今相

持不戰徒老我師不若縱其登岸盡殺之則城不攻

自降矣裨將孟堅曰浙兵至此不能進退

吳越國本唐兩浙地

故謂之浙兵

求一戰而死不可得若縱其登岸彼必致死

於我其鋒不可當安能盡殺乎延魯不聽曰吾自擊

之吳越兵既登岸大呼奮擊

呼火故翻

延魯不能禦弃衆

而走孟堅戰死吳越兵乘勝而進城中兵亦出夾擊

唐兵大破之唐城南諸軍皆遁吳越追之王崇文以

牙兵三百拒之諸軍陳於崇文之後追者乃還

陳讀日陣

還從或言浙兵欲弃福州拔李達之衆歸錢唐東南

通鑑卷之六十一  
十一  
守將劉洪進等白王建封請縱其盡出而取其城

唐兵

攻福州劉洪進當東南面故書爲東南守將

留從效不欲福州之平

泉福相爲

脣齒福州平則泉州爲之次矣此留從效之所不欲也

建封亦忿陳覺等專橫

橫戶孟翻

乃曰吾軍敗矣安能與人爭城是夕燒營而遁

城北諸軍亦相顧而潰馮延魯引佩刀自刺

刺七親亦翻

親吏救之不死唐兵死者二萬餘人委弃軍資器械數

十萬府庫爲之耗竭

謂唐之府庫罄於奉軍爲子僞翻

余安引兵入

福州李達舉所部授之

何承天姓苑余姓戎由余之後

留從效引

兵還泉州

自福州還也

謂唐成將曰泉州與福州世爲仇

敵唐末王潮兄弟自泉州攻福州留從效先是以泉州兵擊破福州兵又會南唐兵圍福州故云然

南接嶺海瘴癘之鄉

漳泉之地東南際海西地險土

瘠比年軍旅屢興農桑廢業冬徵夏斂僅能自贍

秋穀

成熟徵租至冬春蚕畢收斂帛於夏即謂二稅也比此至翻斂力賤翻贍時斂翻

豈勞大軍

久成於此置酒餞之戍將不得已引兵歸唐主不能

制加從效檢校太傅

唐兵新敗自知無以制留從效遂加其官以安之留從效自此

據有漳泉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

人從才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數百人盡載

府庫之實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

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榜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

然竟不禁胡騎剽掠

呼雞而縱狸奴雞其敢前乎剽匹妙翻

丙午契丹

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勲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爲

樂至此令人悒悒

契丹之下當逸主字樂音洛悒悒於及翻悒悒憂愁不得志也

今

得歸死無恨矣

契丹主不惟土思亦見諸鎮及羣盜舉兵者皆歸心河東恐不得正上首也

獨不見涉珪與徒河相持於中山之時乎以此言之其才識相去遠矣

蜀孫漢韶將

兵二萬攻鳳州軍于固鎮分兵扼散關以絕援路何重

建請扼散關猶慮契丹威令行於關西能發援兵也至是契丹歸北中國無主雖出兵取岐雍可也何必

拒散關乎

張筠余安皆還錢唐吳越王弘佐遣東南安

撫使鮑修讓將兵戍福州以東府安撫使錢弘侗爲

丞相

吳越以越州爲東府爲弘侗嗣國張本侗作冬翻

庚戌以皇弟北京

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府事

劉崇有太原始此考異曰薛

史云崇高祖從弟王保衡晉陽見聞錄云仲弟歐陽史云母弟今從實錄

辛亥契丹主

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爲防禦使暉

疑其詐復棄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未明契丹主命蕃

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相悉亮翻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

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爲樂觀佛

飲江侯景之亂江南其肆毒類如此不嗜殺人留高

唐英守相州唐英閱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

後節度使王繼弘歛城中髑髏瘞之髑徒木翻髑音

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

主執而詰之詰其吉翻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



通鑑三百七十六 九十四  
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

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史言李穀有膽氣

帝以從弟

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

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

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

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

章權三司使

兩使節度觀察也樂音洛

癸亥立魏國夫人李氏

爲皇后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丘墟謂蕃漢羣臣曰

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

燕王謂趙延壽顧張礪曰爾亦

有力焉

張礪隨趙延壽入北又與趙延壽俱南以殘中國契丹主猶知其罪况中國之人乎

甲子帝以河東節度判官長安蘇逢吉觀察判官蘇

禹珪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禹珪密州人也振武節

度使府州團練使折從遠入朝更各從阮避帝名更遠各阮更

工衡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從阮為節度使折從阮本領振武節

又就府州置節鎮以寵之薛史曰升府州為永安軍析振武之勝州并汾河五鎮以隸之又以河

東左都押牙劉銖為河陽節度使銖陝人也陝失冉翻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

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丙寅以王守恩為昭義

節度使高允權為彰武節度使又以哥嵐軍使鄭謙

為忻州刺史領彰國節度使彰國軍應州時屬契丹哥枯我翻兼忻

代二州義軍都部署丁卯以緣河巡檢使閻萬進爲

嵐州刺史領振武節度使兼嵐憲二州義軍都制置

使憲州本樓煩監嵐州刺史領之唐貞元十五年別

志憲州治靜樂縣靜樂古汾陽縣地嵐帝聞契丹北

歸欲經略河南故以弘肇爲前驅又遣閻萬進出北

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契丹主以船數

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沂河歸其國自汴沂河自河

歸其國也命寧國都虞候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

人部送之至河陰河陰在河陽東南行德與將士謀

曰今爲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爲異

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  
河陽以俟天命之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  
爲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  
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  
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爲河陽都部署行德遣  
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作表實之蠟丸中故契  
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  
兵共迫太爲鄭王去年方太以安國留後降契丹契  
軍洋州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爲僧梁太祖兄存之子  
時屬蜀  
梁亡之後避嵩山賊帥張遇得之立以爲天子取嵩  
禍爲僧也

岳神袞冕以衣之帥所類黻黻帥衆萬餘襲鄭州太

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俱

西帥讀曰率說式芮翻欲與戍兵俱西至洛陽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

陽戍兵既失太反譖太於契丹云脅我爲亂太遣子

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將即亮翻太無以自

明會羣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弃城奔許州太乃

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羣盜却之張遇殺

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後唐

壇在洛陽城南將洛陽太逆擊走之考異曰實錄方太傳

陽妖巫姓朱號嗣密王誓衆於洛南郊天壇號萬餘人太帥部曲與朝士輩虛張旗幟一舉而逐之洛師遂

安今從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

校也公舊鎮此地

由此觀之契丹嘗命方太鎮河陽史逸之也校戶教翻

全虛

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爲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

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

蕭翰時鎮大梁

晞疑潘環構其衆逐

已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

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

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兵而南弘

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奚王拽刺退保懷州

崔廷勳欲歸河陽河陽已爲武行德所據故保懷州以逼河陽九域志懷州南至河陽七十里辛未

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

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

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並見

唐主以矯詔敗軍皆陳覺馮延魯之罪

陳覺矯詔

上事見上卷晉出帝開運三年唐主之保大四年也覺延魯敗軍之罪其事見上

壬申詔赦諸

將議斬二人以謝中外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馮

延巳魏岑曰陛下踐祚以來所信任者延巳延魯岑

覺四人而已皆陰狡弄權壅蔽聰明排斥忠良引用

羣小諫爭者逐

蔚於勿翻爭讀曰諍

竊議者刑上下相蒙道路

以目

言道路相遇但以目相視而不敢言

今覺延魯雖伏辜而延巳岑

猶在本根未殄枝幹復生同罪異誅

復扶又翻左傳宋子罕曰同罪

異罰非刑也

人心疑惑又曰上之視聽惟在數人雖日接

羣臣終成孤立又曰在外者握兵居中者當國又曰

岑覺延魯更相違戾

更工衡翻

彼前則我却彼東則我西

天生五材國之利器

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出左傳杜預曰五材謂金木水火土也

一旦爲小人忿爭妄動之具又曰征討之柄在岑折

簡帑藏取與繫岑一言

折之舌翻帑它朗翻藏徂浪翻

唐主以文蔚

所言爲太過怒貶江州司士參軍械送覺延魯至金

陵宋齊上以嘗薦覺使福州

事見上卷晉齊王開運三年

上表待

罪

上時掌翻下同

詔流覺於蘄州延魯於舒州知制誥會稽

徐鉉史館修撰韓熙載上疏曰覺延魯罪不容誅但



齊上延已爲之陳請外翻爲于僞翻故陛下赦之擅

興者不罪則疆場有生事者矣喪師者獲存則行陳

無效死者矣

無詔旨而擅發兵謂之擅興厥罪死場音亦喪息浪翻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請行顯戮以重軍威不從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延

巳罷爲太弟少保貶魏岑爲太子洗馬洗昔薦翻韓熙載

屢言宋齊上黨與必爲禍亂齊上奏熙載嗜酒猖狂

倡齒良翻貶和州司士參軍 乙亥鳳州防禦使石奉頽

舉州降蜀蜀自是盡有秦鳳階成之地頽於倫翻奉頽晉之宗屬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臨城縣屬趙州本房子縣唐天寶元和

年改爲臨城縣宋白曰欒城縣本漢開縣後魏太和十一年於開縣故城置欒城縣九域志古欒城晉欒

氏別邑臨城縣在趙州西南二百三  
里繁城縣在鎮州南六十三里

足且啖之啖徒丙子至殺胡林而卒殺胡林蓋以契丹主死於此時

人遂以爲地名宋白曰殺胡林唐天后時襲突厥羣  
胡死於此故名考異曰實錄云二十日乙亥卒今

從蕃記國入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靶靶

加趙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

盧龍山後即大漠故謂之龍沙復扶又翻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求康

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范成大北使錄

自繁城至恒州六十里恒戶登翻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

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爲主兀欲登鼓角樓受叔

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

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元欲與諸將

同元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元欲皆自

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元欲不與諸門管鑰事可知矣趙延壽殊不知陰爲

之備其鎖固當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寧

壹如故則葬汝矣咎其傾國南伐至於耗竭部落不安也帝之自壽

陽還也見上二月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

不爲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

狼煙百餘舉陸佃埤雅曰古之烽火用狼糞取其煙直而聚雖風吹之不斜余謂今之烽燧

豈必皆用狼糞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

將步騎三千赴之親將即亮翻會契丹出剽掠剽匹妙翻仁魯

乘虜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冀州人殺契丹刺史

何行通推牢城指揮使張廷翰知州事廷翰冀州人

符習之甥也符習成德將歷事唐莊宗及明宗或說趙延壽曰說式

為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下萬

人不若先事圖之先悉薦翻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

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上事者言欲禮上以領權知南朝軍國事

上時掌翻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

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

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八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  
柱國河內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壹阡戶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 天台 胡三省 音註

後漢紀二

起疆圉協洽五月盡著  
雍涪灘二月不滿一年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中

天福十二年五月乙酉朔求康王元欲召延壽及張

礪和凝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所館者元欲  
所館之地元欲妻

素以兄事延壽元欲從容謂延壽曰從千  
容翻妹自上國

來

言其妻方自契丹中來

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

久兀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

帝在汴時遺我一籌

遺唯季翻

許我知南朝軍國

朝直遙翻

近

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邪

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閒一日兀欲至待賢館受

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

上時掌翻

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

於府署

恒州府署也

宣契丹主遺制

遺制兀欲自爲之也

其略曰求

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

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

契丹主阿保機謚大聖皇帝其長子東丹王突

欲號人皇王突欲奔唐其子兀欲留本國不從契丹  
主邪律德光封之爲末康王又德光取中國以恒州

京爲中於是始舉哀成服既而易吉服見羣臣不復行喪

復扶歌吹之聲不絕於內辛巳以絳州防禦使王

晏爲建雄節度使王晏守絳州見上卷是年二月帝集羣臣庭議

進取庭議者議之於庭諸將咸請出師并陞攻取鎮魏鎮州魏時爲

恒州契丹諸酋聚焉魏帥杜重威陞音刑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

欲自石會趨上黨趨七喻翻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

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少詩沼翻下同迂音于又音紆曲也回遠

也旁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前退則

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澁色入翻粟少



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欵附

陝晉歸附事見上卷上年陝失冉翻

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

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

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

太歲在午不利南行

陰陽家所謂逆太歲

宜由晉絳抵陝

九域志自

晉州南至絳州一百二十五里自絳州南至陝州二百五十里自陝而東則至洛矣

帝從之辛

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

自後唐以來以太原為北京是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

告諭諸道

甲申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

刺史李存瓌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驥為少尹

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

李存瓌等後遂為北漢佐

命瓌古回翻蔚  
紆勿翻姓也

存瓌唐莊宗之從弟也

從才用翻

是日

劉晞奔洛陽奔大梁

以人心歸漢知不可守也

武安節度副使

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

鎮南軍洪州時屬唐

楚文

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

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

少詩

沼翻都押牙

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

萼

楚置武平節度於朗州朗求之疑注詳於後

於希範諸弟爲最長請立

之

長知兩翻下同下齒長居長同

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

瑫它牢翻

天策

府學士李弘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

小門使諸鎮皆置之掌門戶之

事府有晏集則執兵在門外

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齒長而

性剛必不爲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

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兄弟爭國社稷必危

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

軍府之政然三十郎居長請遣使以禮讓之不然必

起爭端希廣第三十五希萼第三十藩彥瑫等皆曰

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

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

遺命共立之史言劉彥瑫等爲身謀以亂馬氏兄弟傳國長幼之序考異曰十國紀年五

月己丑希範得疾集國官告以傳位希廣湖湘故事

希廣又不能彊弱猶豫之間羣輔明日衆口勸上乃

受軍府排衙賀之以其事奏聞朝廷託以希範臨終

之日遺言以付希廣按希範存時若已集國官傳位

希廣則沒後將佐誰敢更有異議必彥張少敵退而

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為馬希萼攻殺希廣

張本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

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竒固守不下翟

伯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還從蘇逢吉楊邠曰今陝

晉河陽皆已向化崔廷勳耿崇美朝夕遁去時契丹

勢已北還故知懷州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

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斷曰兵已及

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

觀此則知帝猶憚契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竒說

芮令竒乃降

降戶江翻

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崔廷勳

耿崇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張遇帥衆數千救之

戰於南阪敗死

太行南阪也帥讀曰率

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

自守拽刺欲攻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

北軍謂契丹聚於恒州之

軍崔廷勳等在南故謂屯恒之軍爲北

得此城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

况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

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

澤州南至懷州一百二十里耳漢兵又進而逼之故

遁過衛州大掠而去

九域志懷州東北至衛州二百九十三里

契丹在河

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爲人沈

毅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槓殺之

沈持林翻將即

亮翻校戶教  
翻樹側瓜翻

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

之軍中惕息

惕它  
歷翻

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

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

愛之辛丑帝至霍邑

霍邑漢魏縣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唐屬晉州九域志在

州西北一百  
三十五里

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贊仍以契丹

囚其父告之

所以絕趙匡  
贊比顧之心

滋德宮有宮人五十餘

人

五代會要晉天福四年改明德殿爲滋德殿薛史曰以宮城南門同名故也

蕭翰欲取

之官者張環不與翰破鎖奪宮人執環燒鐵灼之腹

爛而死初翰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

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

從十容翻從容  
不急遽之貌

時唐明宗子

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

王淑妃母子自晉入洛以後常居洛陽是年二

月至大梁翰遣高謨翰迎之矯稱契丹主命以從益

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恒州

此矯契丹主兀欲之命也兀欲時尚在恒州恒

戶登

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

徽陵唐明宗陵梓宮所寔之所謂之

下宮不得已而出至大梁翰立以爲帝帥諸酋長拜之

帥讀曰率酋慈秋翻長知兩翻

又以禮部尚書王松御史中丞趙遠

爲宰相前宣徽使甄城翟光鄴爲樞密使

甄當作郵音吉掾翻

郵城漢古縣也自唐以來帶濮州

左金吾大將軍王景崇爲宣徽使

以北來指揮使劉祚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充在京

巡檢北來謂先從契丹松徽之子也

王徽相唐僖宗

百官謁

見淑妃

見賢通翻

淑妃泣曰吾母子單弱如此而爲諸公

所推是禍吾家也翰留燕兵千人守諸門爲從益宿

衛

燕於賢通翻下同

壬寅翰及劉晞辭行

先是劉晞奔洛陽奔大梁

從益餞

於北郊遣使召高行周於宋州

高行周唐明宗親將時帥歸德王淑妃欲

以舊恩召之爲衛

武行德於河陽

武行德并人必亦少在唐明宗麾下

皆不至

淑妃懼召大臣謀之曰吾母子爲蕭翰所逼分當滅

亡

分扶問翻下處分同

諸公無罪宜早迎新主

以帝新舉大號擁兵南來將有

中國故謂之新主

自求多福勿以吾母子爲意衆感其言皆

未忍叛去或曰今集諸營不減五千與燕兵併力堅

守一月北救必至

北救謂契丹之救也

淑妃曰吾母子亡國之



餘後唐既亡惟王淑妃母子在耳故自謂然安敢與人爭天下不幸至此

死生惟人所裁若新主見察當知我無所負今更爲

計畫則禍及它人闔城塗炭終何益乎衆猶欲拒守

三司使文安劉審交曰余燕人豈不爲燕兵計文安漢縣

唐屬莫州以戰國七雄有國之大界言則唐之瀛莫皆燕之南界以唐諸道節度言之則瀛莫盧龍廵屬

也故劉審交家於文安自謂燕人顧事有不可如何者今城中大亂

之餘公私窮竭遺民無幾沐城經張彥澤剽掠契丹又席卷而北故云然幾居

豈若復受圍一月無噍類矣願諸公勿復言一從太

妃處分復扶又翻乃用趙遠霍光鄴策稱梁王

知軍國事從益本爵許王以稱號於大梁自稱梁王是已建國更號矣今既奉表迎漢何爲又

更國號是當時議者禍之也

遣使奉表稱臣迎帝請早赴京師仍

出居私第

甲辰帝至晉州

契丹主兀欲以契丹

主德光有子在國已以兄子襲位又無述律太后之

命

述律太后兀欲祖母也

擅自立內不自安初契丹主阿保機

卒於勃海述律太后殺酋長及諸將凡數百人

事見二百

七十五卷唐明宗天成元年二月

契丹主德光復卒於境外

復扶又翻酋

長諸將懼死乃謀奉契丹主兀欲勒兵北歸契丹主

以安國節度使麻荅爲中京留守

薛史曰麻荅耶律德光之從弟其父

曰薩刺阿保機時自蕃中奔唐莊宗尋奔梁莊宗平梁獲之磔於市

以前武州刺史高

奉明爲安國節度使晉文武官及士卒悉留於恒州

獨以翰林學士徐台符李瀚及後宮宦者教坊人自

隨留文武官而以宮女宦官聲樂自隨史言兀欲無遠略

乙巳發真定

恒州建真定府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

等拒命

成姓也何氏姓苑本自周文王子成伯之後周有成肅公又楚令尹子玉封於成是爲成

得臣其後亦以成爲氏

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

珂攻之未下

護國軍河中府時未得河中白文珂領節也珂丘何翻

帝至城下

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

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

恐其入城剽掠以偏

將薛瓊爲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

而入壬子至石壕

九域志陝州陝縣有石壕鎮

汴人有來迎者

越難洛而來迎可以見其苦契丹之虐政  
漢氏之來蘇惜乎卒無以副其望也

六月甲

寅朔蕭翰至恒州與麻荅以鐵騎圍張礪之第礪方

卧病出見之翰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去胡人不

可以爲節度使

張礪言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三年數所具翻

又吾爲

宣武節度使且國舅也汝在中書乃帖我又先帝留

我守汴州

見上卷是年三月

令我處宮中

處昌呂翻

汝以爲不可

又譖我及解里於先帝去解里好掠人財我好掠人

子女

好呼到翻

今我必殺汝命鎖之礪抗聲曰此皆國家

大體吾實言之欲殺即殺奚以鎖爲麻荅以大臣不

可專殺力救止之翰乃釋之是夕礪憤恚而卒

恚於避翻

崔廷勳見麻荅趨走拜起跪而獻酒麻荅踞而受之

史言張礪抗直而蕭翰不敢殺  
崔廷勳過恭而麻荅不爲禮

乙卯帝至新安新安

縣屬西京河南府九  
域志在京西七十里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吳越忠

獻王弘佐卒年二十遺令以丞相弘侗爲鎮海鎮東節

度使兼侍中侗祖  
冬翻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

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

其告牒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避帝名也  
更工衛翻命鄭州防

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

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

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五代會要  
曰人君奉

先之道無寒食野祭近代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  
破散故襲而行之歐陽脩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中  
國幾何其不為夷狄矣按唐開元勅寒食上墓禮經  
無文近世相傳寢以成俗宜許上墓同拜掃禮蓋唐  
許士庶之家行之聞者泣下為漢祖者待李從益以  
而不死可也殺之過矣

戊午帝發洛陽樞密院吏魏仁浦自契丹逃歸見

於鞏

見賢通翻九域志鞏縣屬  
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郭威問以兵數及故

事仁浦強記精敏威由是親任之仁浦衛州人也

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

滎陽縣屬鄭州  
自鞏縣東至滎

陽一百  
九十里

甲子帝至太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丙寅

吳越王弘侖襲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

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

復扶  
又翻

復以汴

州爲東京

契丹廢東京爲汴州見上卷是年正月

改國號曰漢仍稱天

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青襄汝三節度

晉蓋以楊光遠反廢

平盧軍以安從進反廢山南東道也汝州未嘗爲節鎮恐是安州以李金全反廢安遠軍也然契丹入汴之後嘗以楊光遠子承信爲平盧節度使蓋漢自以繼晉而興革契丹之政不以爲著令也

壬申

以北京留守崇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契丹述

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

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

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及述律戰于沙河石橋蓋沙河之橋

也南則姚家洲北則宣化館至西樓

初晉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

從晉主北遷

見上卷本年正月

隸述律太后麾下太后以爲

排陳使

陳讀曰陣

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由是大敗契

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

胡嶠入遼錄曰兀欲因述律后於撲馬山又行三日

始至西樓歐史曰契丹於阿保機墓置祖州匈奴須知祖州東至上京五十里上京西樓也今並錄之若

其地名之同異道里之遠近必親歷然後能審其是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

以高勳爲樞密使契丹主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

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

角興兵誅討故數年之間不暇南寇

史言中國經喪亂之後由此得

稍自安集初契丹主德光命奉國都指揮使南宮王繼

弘南宮縣屬冀州九域志在州西南六十二里都虞候樊暉以所部兵戍

相州彰德節度使高唐英善待之

高唐英契丹所署也見上卷是年四

月相息戍兵無鎧仗唐英以鎧仗給之倚信如親戚

亮翻



唐英聞帝南下舉鎮請降使者未返繼弘暉殺唐英

繼弘自稱留後遣使告云唐英反覆詔以繼弘為彰

德留後庚辰以暉為磁州刺史磁墻之翻安國節度使高

奉明聞唐英死心不自安請於麻荅署馬步都指揮

使劉鐸為節度副使知軍府事身歸恒州邢相既不

安能孤立哉為諸將逐麻荅張本帝遣使告諭荆南高從誨上表

賀且求郢州帝不許及加恩使至拒而不受自唐以來新君

踐阼則遣使加恩於諸鎮使疏吏翻唐主聞契丹主德光卒蕭翰奔

大梁去下詔曰乃眷中原本朝故地唐主自謂出於吳王恪故云然

朝直以左右衛聖統軍忠武節度使李金全為北向

行營招討使

李金全晉將也奔唐見二百議經略北八十二卷晉高祖天福五年

方聞帝已入大梁遂不敢出兵 秋七月甲午以馬

希廣爲天策上將軍武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

中書令封楚王

因即位加恩遂命馬希廣以其父兄官爵

或傳趙延壽

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贊契丹所署

見上卷本年正月今

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因起復移鎮彼旣家國無歸

父死虜中無可歸之家契丹北去無可歸之國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

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

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

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爲歸德節度

使以行周代之

杜重威尋不受代遂命高行周攻之

守貞爲護國節度

使加兼中書令

爲李守貞據河中張本

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贊

爲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史明傳者之妄

吳越王弘侖以其弟台州刺史弘俶同參相府事

六

李達以其弟通知福州留後

李仁達降唐唐賜各弘義編之屬籍

及其叛唐爲唐所攻求救於吳越而弘字犯吳越諱改名爲達其弟先名弘通亦止名通

自諱錢

唐見吳越王弘侖弘侖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

孺贊

更工衡翻

旣而孺贊悔懼

悔其來且懼死也

以金筍二十株

及雜寶賂內牙統軍使胡進思求歸福州進思爲之

請弘侖從之

爲于僞翻爲李孺贊叛誅胡進思不自安張本

杜重威自以

附契丹負中國

事見二百八十五卷  
晉齊王開運三年

內常疑懼及移

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璩質於麻谷以求援

璩音

遂質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

趙延壽爲契丹主兀欲鎖

音致之北去其親兵留

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

恒州恒戶登翻

爲張璉助杜重威堅麻谷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

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

高行周爲招討使鎮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

重威

爲慕容彥超挾勢陵轢

辛未楊邠郭威王章

皆爲正使

帝即位於太原以楊邠權樞密使郭威權樞密副使王章權三司使今皆爲正使

時兵荒之餘公私匱竭北來兵與朝廷兵合頓增數

倍

北來兵謂從帝及史弘肇自太原來者朝廷兵謂晉朝舊兵

章白帝罷不急之

務省無益之費以奉軍用度克贍

庚辰制建宗廟

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

廟追尊謚號

五代會要追尊高祖湍明元皇帝廟號文祖曾祖昂恭僖皇帝廟號德祖祖僖

照獻皇帝廟號翼祖考典章聖皇帝廟號顯祖

凡六廟

麻荅貪猾殘忍民

間有珍貨美婦女必奪取之又捕村民誣以爲盜披

面抉目斷腕

抉於決翻斷音短下即斷同腕烏貫翻

焚炙而殺之欲以

威衆常以其具自隨

具謂披面抉目斷腕焚炙之具

左右懸人肝膽

手足飲食起居於其間語笑自若出入或被黃衣用

乘輿服御物

被皮義翻乘繩證翻

曰茲事漢人以爲不可吾國

無忌也又以宰相負不足乃牒馮道判弘文館李崧

判史館和凝判集賢劉昫判中書其僭妄如此宰相

須降制勅而麻荅以牒行之史言其僭妄然契丹或犯法無所容貸故市

肆不擾常恐漢人妄去謂門者曰漢有窺門者即斷

其首以來麻荅遣使督運於洛州洛州防禦使薛懷

讓聞帝入大梁殺其使者舉州降帝遣郭從義將兵

萬人會懷讓攻劉鐸於邢州不克劉鐸爲契丹守九域志洛州西北至

邢州九十里鐸請兵於麻荅麻荅遣其將楊安及前義武

節度使李殷將千騎攻懷讓於洛州懷讓嬰城自守

安等縱兵大掠於邢洛之境契丹所留兵不滿二千

謂留恒州之兵也

麻荅令所司給萬四千人食收其餘以自

入麻荅常疑漢兵且以爲無用稍稍廢省又損其食

以飼胡兵

飼祥吏翻

衆心怨憤聞帝入大梁皆有南歸之志

前潁州防禦使何福進控鶴指揮使太原李榮潛結

軍中壯士數十人謀攻契丹然畏契丹尚彊猶豫未

發會楊衮楊安等軍出

楊衮赴魏州楊安攻洺州

契丹留恒州者

纔八百人福進等遂決計約以擊佛寺鍾爲號

約漢兵間

佛寺擊鍾則齊出攻契丹然佛寺晨昏擊鍾食時擊鍾日日然也此必以未發前預相戒約以次日食時

聞佛寺鍾聲而俱發耳

辛巳契丹主兀欲遣騎至恒州召前威

勝節度使兼中書令馮道樞密使李崧左僕射和凝

等會葬契丹主德光於木葉山道等未行食時鍾聲發漢兵奪契丹守門者兵擊契丹殺十餘人因突入府中李榮先據甲庫悉召漢兵及市人以鎧仗授之焚牙門與契丹戰榮召諸將并力護聖左相都指揮使恩州團練使白再榮

恩州時屬南漢境白再榮遙領也

狐疑匿於

別室軍吏以佩刀決幕引其臂

白再榮以幕自蔽軍吏決幕引出之再

榮不得已而行諸將繼至煙火四起鼓譟震地麻荅

等大驚載寶貨家屬走保北城而漢兵無所統壹貪

狡者乘亂剽掠懦者竄匿

剽匹妙翻

八月壬午朔契丹自

北門入

恒州牙城北門也

勢復振漢民死者二千餘人前磁



州刺史李穀恐事不濟請馮道李崧和凝至戰所慰

勉士卒士卒見道等至爭自奮微李穀之謀漢兵殆矣會日暮

有村民數千譟於城外欲奪契丹寶貨婦女契丹懼

而北遁麻荅劉晞崔廷勳皆奔定州恒州東北至定州一百二十里

與義武節度使邪律忠合忠即郎五也郎五初鎮澶州而兵亂契

冊又使馮道等四出安撫兵民衆推道爲節度使道

曰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爲留後時李榮

功最多李榮先據甲庫授兵與契丹戰諸將皆繼其後故論功最多而白再榮位

在上乃以再榮權知留後具以狀聞且請援兵帝遣

左飛龍使李彥從將兵赴之唐有飛龍使及小馬坊使梁敗小馬坊爲天驥

後唐復舊長興元年改飛龍院爲左飛龍院小馬坊  
爲右飛龍院宋太平興國三年改左右天廡坊雍熙

二年又改左  
右騏驎院使  
白再榮貪昧猜忌諸將奉國軍主華池

王饒

晉氏南渡以後南北兵爭各置軍主隊主之官隋唐以下無是也此書奉國軍主通鑑蓋因舊史成

文猶言軍帥耳非官名也慶州華池縣隋所置宋熙寧中省華池縣爲寨鎮屬合水縣其地在慶州之東南宋白曰華池本漢歸德縣地即洛源縣隋仁壽二年於今縣東北二里庫多汗故城又置華池縣南有華池水

故名  
恐爲再榮所併詐稱足疾據東門樓嚴兵自

衛司天監趙延又善於二人往來諭釋始得解再榮

以李崧和凝久爲相家富

晉高祖入洛即以李崧爲相天福五年和凝爲相

遣軍士圍其第求賞給崧凝各以家財與之又欲殺

崧凝以滅口李穀往見再榮責之曰國亡主辱公輩

握兵不救今僅能逐一虜將鎮民死者幾三千人虜將

謂麻谷恒舊鎮州也豈獨公之力邪纔得脫死遽欲殺宰相新

天子若詰公專殺之罪詰去吉翻公何辭以對再榮懼而

止又欲率民財以給軍穀力爭之乃止漢人嘗事麻

谷者再榮皆拘之以取其財恒人以其貪虐謂之白

麻谷言其貪虐似麻谷特姓白耳然再榮以貪虐殖財郭威入汴竟以多財殖其身天道好還蓋昭

矣楊衮至邢州聞麻谷被逐即日北還楊安亦遁去

李穀以其衆來降 庚寅以薛懷讓爲安國節度使

劉鐸聞麻谷遁去舉邢州降懷讓詐去巡檢引兵向

邢州鐸開門納之懷讓殺鐸以克復聞朝廷知而不

閏辛卯復以恒州順國軍爲鎮州成德軍

改恒州及順國

軍見二百八十卷

乙未以白再榮爲成德留後踰

年始以何福進爲曹州防禦使李榮爲博州刺史

踰年

之後乃知逐麻谷者二人之功始賞之此事與晉高祖天福二年馬萬盧順密之事同

敕盜

賊毋問賊多少皆抵死時四方盜賊多朝廷患之故

重其法仍分命使者逐捕蘇逢吉自草詔意去應賊

盜并四鄰同保皆全族處斬

處昌呂翻

眾以爲盜猶不可

族况鄰保乎逢吉固爭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

去羌呂翻

由是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十七村民

劉昫曰平陰漢肥塚

縣隋爲平陰縣屬濟州唐屬鄆州九域志平陰縣在鄆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項安世家說曰古無村名今

之村即古之鄙野也凡地在國中邑中則名之為都  
都美也言其人物衣制皆雅麗也凡言美者曰都曰  
子都鄙人土車騎甚都是也郊外則名之為野為鄙  
言其樸拙無文也曰鄙者如列子所謂鄭之鄙人是  
也故古語謂美好為都麗陋為鄙本此為義也隋世  
已有村名唐令在田野者為村置村正一人則村之  
為義明矣逢吉為人文深好殺好呼在河東幕府謂為河東節度

判官帝嘗令靜獄以祈福逢吉盡殺獄囚還報靜獄者使

之決遣繫囚而蘇逢吉盡殺之以為靜及為相朝廷草創帝悉以軍旅

之事委楊邠郭威百司庶務委逢吉及蘇禹珪二相

決事皆出曾臆不拘舊制雖事無留滯而用捨黜陟

惟其所欲帝方倚信之無敢言者逢吉尤貪詐公求

貨財無所顧避繼母死不為服庶兄自外至不白逢

吉而見諸子逢吉怒密語郭威以它事杖殺之

語牛倨翻

蘇逢吉之好殺固天道所不容况怙勢而殺其兄乎

楚王希廣庶弟天策左

司馬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

遺唯季翻

言劉彥瑫違

先王之命

先王謂楚王殷也殷遺命見二

廢長立少

以激怒之

希萼兄也希廣弟也捨兄立弟故云然長知兩翻少詩詔翻

希萼自求

州來奔喪

歐史曰希萼自朗州來奔喪通鑑於是年正月楚王希範之卒將佐議所立亦言希

萼知求州事但希萼爲武平節度使武平軍置於朗州下文言希萼求還朗州又希廣欲分潭朗而治則

朗州爲是前此作求州誤也

乙巳至跌石

跌甫無翻

彥瑫白希廣遣侍

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

從才用翻

命求州將

士皆釋甲而入館希萼於碧湘宮

館古玩翻今潭州西北出有碧湘門

馬氏蓋立宮於門之側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萼

求還朗州還從宣翻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

何忍殺兄馬希廣其後唐寧分潭朗而治之治直乃

厚贈希萼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萼詞希廣為于偽

未翻又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史言希萼之

翻正翻契丹之滅晉也驅戰馬一萬歸其國事見上

也至是漢兵乏馬詔市士民馬於河南諸道不經剽

掠者剽匹制以錢弘侗為東南兵馬都元帥鎮海

鎮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吳越王高從誨聞杜重威

叛發水軍數千襲襄州以漢兵方北討魏山南東道

節度使安審琦擊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實大破之

大域志荆南府北至襄州四百四十里東至郢州三百二十里乃絕漢附于唐蜀從高

誨求郢州不許見上六月初荆南介居湖南嶺南福建之間此語專為

三道入貢地狹兵弱自武信王季興時諸道入貢過

其境者多掠奪其貨幣過音及諸道移書詰讓或加

以兵不得已復歸之詰去吉翻復扶又翻曾不為愧及從誨立

唐晉契丹漢更據中原更工衡翻南漢閩吳蜀皆稱帝從

誨利其賜予予讀日與所向稱臣諸國賤之謂之高無賴

俚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取者為無賴唐主以太傅兼中書令宋齊

丘為鎮南節度使南漢主恐諸弟與其子爭國殺



齊王弘弼貴王弘道定王弘益辨王弘濟同王弘簡

益王弘建恩王弘偉宜王弘照盡殺其男納其女充

後宮

劉晟殘同氣而瀆天倫桀紂之虐不如是之甚也

作離宮千餘間飾以

珠寶設鑊湯鐵牀剝剔等刑號生地獄嘗醉戲以瓜

置樂工之頸試劒遂斷其頭

歐史伶人謂之尚玉樓即被斬之樂工也斷音

短

初帝與吏部尚書竇貞固俱事晉高祖雅相知

重及即位欲以爲相問蘇逢吉其次誰可相者逢吉

與翰林學士李濤善因薦之曰昔濤乞斬張彥澤

事見

二百八十三卷晉高祖天福七年

陛下在太原嘗重之此可相也會

高行周慕容彥超共討杜重威於鄴都

遣二將討杜重威事始上

閏七月 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以待其弊行周女

爲重威子婦彥超揚言行周以女故愛賊不攻由是

二將不協慕容彥超既以帝同產之親而陵高行周又誣行周以婚姻之故而緩賊故不協

帝恐生它變欲自將擊重威意未決濤上疏請親征

帝大悅以濤有宰相器九月甲戌加逢吉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蘇禹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貞固司空兼

門下侍郎濤戶部尚書兼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貞

固以司空拜相而書於二僕射之次者二蘇舊相貞固則新相也 戊寅詔幸澶魏勞

軍澶時連翻勞力到翻以皇子承訓爲東京留守 馮道李崧

和疑自鎮州還白再榮等既逐契丹馮道等乃得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已卯

以崧爲太子太傅疑爲太子太保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贊

是年秋七月趙匡贊自河中徙長安恐終不爲

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

援終南山路也

戊戌帝至鄴都城下舍於高行周

營

人主親戎不爲御營而舍於元帥之營有入行周韓信壁奪軍之意高行周心迹無它故不發行周

言於帝曰城中食未盡急攻徒殺士卒未易克也

易不若緩之彼食盡自潰帝然之慕容彥超數因事

陵轢行周

數所角翻轢郎擊翻

行周泣訴於執政掬糞壤實其

口

示受陵辱而不敢言也

蘇逢吉楊邠密以白帝帝深知彥超

之曲猶命二臣和解之又召彥超於帳中責之

不明底彥

超之罪牽於愛也

且使詣行周謝杜重威聲言車駕至即降

帝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

復扶又翻下同

城中食浸竭將士多出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

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

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

死傷者衆而城

不克則高行周持父以弊之之說爲是慕容彥超之語遂塞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

五百戍大梁

即蕭翰所留也見上五月

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

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

繁臺在大梁丁度曰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

增築曰繁臺薛史曰繁臺即梁王吹臺其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乃以姓呼之

及圍鄴都張

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

張璉入鄴都助重威事始上七月

帝

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

守此以死爲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丙辰內殿

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

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爲始用高行周之言杜重威之叛觀

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金鄉縣唐初屬濟州後屬兗州九域志屬

濟州在州東南九十里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

重威子弘璉來見見賢通翻下同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

晉之宋國長公主也長知兩翻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

門出降城中餓死者什七八存者皆疴瘠無人狀疴鳥

黃翻瘠秦昔翻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

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

去幽州兵將出魏州之境去漢兵既遠心無所郭威

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

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

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以其歷藩鎮則貪黷無厭爲

威市人噉其肉張本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

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

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奸失

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高行周

以慕容彥超在澶州固辭鄴都澶魏相去百五十里

行周彥超既交惡接

境而與必不相安故力辭

已卯以忠武節度使史弘肇領歸德節

度使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劉信領忠

武節度使兼侍衛馬步副都指揮使徙彥超爲天平

節度使並加同平章事 吳越王弘侖大閱水軍賞

賜倍於舊胡進思固諫弘侖怒投筆水中曰吾之財

與士卒共之奚多少之限邪

爲胡進思廢弘侖張本

十二月

丙戌帝發鄴都

發自鄴都而歸大梁

蜀主遣雄武都押牙吳

崇暉

雄武都押牙秦州都押牙也暉於粉翻

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

翔節度使侯益

處昌呂翻

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

書令張虔釗爲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

何重建副之

張虔釗以潞王之亂攻鳳翔而敗降蜀何重建以契丹入中國降蜀故蜀主用

之以經略岐雍重直龍翻

宣徽使韓保貞爲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

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

既遣使招侯益又隨之以兵臨脅之

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

長安

從趙匡贊之請也

諸軍發成都旌旗數十里

辛卯皇

子開封尹承訓卒承訓孝友忠厚達於從政人皆惜

之

史言承訓死而漢祚蹙

癸巳帝至大梁

威武節度使李

孺贊與吳越成將鮑脩讓不協謀襲殺脩讓復以福

州降唐脩讓覺之引兵攻府第

復扶又翻府第福州府署也

是日

殺孺贊夷其族

李仁達據福州事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齊王開運二年史言狂狡反覆



者終死  
於人手

乙未追立皇子承訓爲魏王

侯益請降

於蜀使吳崇暉持兵籍糧帳西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與趙匡

贊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己酉鮑脩讓傳李孺

贊首至錢塘吳越王弘侗以丞相山陰吳程知威武

節度事

吳越王弘侗性剛嚴憤忠獻王弘佐時容

養諸將政非已出

按歐史吳越王錢鏐以徐縮之亂  
使子元瓘質於宣州以胡進思戴

暉等自隨元瓘嗣立用進思爲大將元瓘卒而弘佐  
立進思以舊將自待甚見尊禮及侗立頗卑侮之進

思不能平

及襲位誅杭越侮法吏三人

侮當  
作舞

內牙統軍使

胡進思恃迎立功干預政事弘侗惡之

惡烏  
路翻

欲授以

一州

欲奪其兵  
權而遠之

進思不可進思有所謀議弘侗數面

折之進思還家設忠獻王位被髮慟哭

數所自斷折之舌斷被皮

義翻民有殺牛者吏按之引人所市肉近千斤

近其翻弘

侗問進思牛大者肉幾何對曰不過三百斤弘侗曰

然則吏妄也命按其罪進思拜賀其明弘侗曰公何

能知其詳進思踧踖對曰

踧子六翻

臣昔未從軍亦

嘗從事於此進思以弘侗爲知其素業故辱之益恨

怒

此褚遂良所以戒唐太宗窮張玄素也

進思建議遣李孺贇歸福州

已上及孺贇叛

謂復欲降唐也

弘侗責之進思愈不自安弘

侗與內牙指揮使何承訓謀逐進思又謀於內都監

使水丘昭券

按薛史吳越王鏐母水丘氏昭券蓋外戚也

昭券以爲進思

當益難制不如容之弘侗猶豫未決承訓恐事洩反

以謀告進思

古人有言需者事之賊弘侗猶豫不決故何承訓懼而生心洩息列翻

庚

戊晦弘侗夜宴將吏進思疑其圖已與其黨謀作亂

帥親兵百人

帥讀曰率下同

戎服執兵入見於天策堂曰老

奴無罪王何故圖之弘侗叱之不退左右持兵者皆

憤怒弘侗猝愕不暇發言

乘左右之憤怒而用之以順討逆何畏乎胡進思是

以人貴於有膽決

趨入義和院進思鎖其門矯稱王命告中

外云猝得風疾傳位於同參相府事弘侗進思因帥

諸將迎弘侗于私第且召丞相元德昭德昭至立於

簾外不拜曰

俟見新君進思亟出褰簾

褰起

德昭乃

拜進思稱弘侗之命承制授弘俶鎮海鎮東節度使

兼侍中弘俶曰能全吾兄乃敢承命不然當避賢路

進思許之弘俶始視事進思殺水丘昭券及進侍鹿

光鉉

進侍吳越所置官在王左右者也

光鉉弘侗之舅也進思之妻

曰它人猶可殺昭券君子也柰何害之

史言婦人智識有過於丈

夫者是歲唐主以羽林大將軍王延政爲安化節度

使鄱陽王鎮饒州

唐蓋置安化軍於饒州王延政降唐見二百八十四卷晉齊王開運

二年南唐之保大二年也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帝以趙匡贊疾

益與蜀兵共爲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爲党項所

阻自唐長興以來西路党項部族劫掠使臣及外乞  
城進奉唐雖遣兵討之莫能遏止党底朗翻

兵應接詔左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

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略關西

因應接回鶻使者之名以出師實則經略關右

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

匡贊匡贊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朝豈所願哉

言趙延壽

受囚鎖於契冊而入北

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

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蹄涔不容尺鯉

劉曜之鯉言涔耬

針翻蹄涔謂牛馬所踐之跡因而溇水處也非盈公尺之鯉所可容身以喻蜀小國勢不能容趙匡贊公

必悔之匡贊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

至帝問恕匡贊何爲附蜀對曰匡贊自以身受虜官

謂先受契丹主耶律德光之命鎮河中府

父在虜庭

父謂趙延壽

恐陛下未之

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爲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

來祈哀帝曰匡贊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

方墜檻穽

趙延壽爲契丹所鎖事見去年五月

吾何忍更害匡贊乎即

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

五代會要

帝生於唐乾寧二年二月四日

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内敕之曰匡

贊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

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己未帝更名暉

更工衡翻暉古老翻

以前威勝節度使馮道爲太師

壬戌吳越王弘

俶遷故王弘侑於衣錦軍私第

遷於臨安私第也

遣匡武都

頭薛溫將親兵衛之潛戒之曰若有非常處分皆非

吾意當以死拒之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弘俶知胡進思必謀殺弘侖故密約救薛溫使

知所備爲進思害弘侖而不克張本

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甲

子始不豫

趙匡贊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

入見

離力智翻見賢遍翻

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川

自大散關以北達于岐雍夾渭川南北岸沃野千里謂之秦川

以兵少發本道及趙

匡贊牙兵千餘人同拒之

本道謂晉昌一道

景崇恐匡贊牙

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

其面以帥下

文其面以軍號則亡逸無所至校戶教翻帥讀曰率

景崇悅齊藏

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

魏州人也

爲趙思緒據長安反張本

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

贊已入朝欲引歸

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

敗補

邁翻下

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

追敗同

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

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

卒四百人

李廷珪張虔釗二軍皆蜀主去年十二月所遣帥讀曰率鄜音夫敗補邁翻

丁丑帝大漸揚邠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忠武節度

使劉信立遣之鎮

劉信以從弟之親典侍衛故楊邠忌之遣就鎮許州

信不得

奉辭雨泣而去

涕泣如雨謂之雨泣

帝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

郭威入受顧命曰余氣息微不能多言承祐幼弱後



事託在卿輩又曰善防重威

論以誅杜重威也

是日殂于萬

歲殿

年五十四薛史梁受禪以大梁萬歲堂爲萬歲殿

逢吉等祕不發喪庚

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衆并其子弘璋

弘璉弘瓌皆斬之賈公主及內外親族一切不問

晉公主石

氏杜重威之妻磔重威尸於市

磔陟格翻

市人爭啖其肉

啖徒濫翻然杜

重威賣國引虜入汴而都人被其毒也

吏不能禁斯須而盡二月辛巳

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爲周王同平

章事有頃發喪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時年十八

蜀韓保貞龐福誠引兵自隴州還

韓保貞亦蜀主去年十二月所

遣還從宣翻又加字

要何重建俱西是日保貞等至秦州分兵

守諸門及衢路重建遂入于蜀

要一遙翻天福十二  
年何重建附蜀至是

蜀兵劫  
與俱西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朝廷知成德留

後白再榮非將帥才庚寅以前建雄留後劉在明代

之

癸巳大赦

即位十三  
日而肆赦

吳越內牙指揮使何承

訓復請誅胡進思及其黨

復扶  
又翻

吳越王弘俶惡其反

覆且懼召禍乙未執承訓斬之

惡烏路翻何承訓泄  
弘侗之謀以陷君於

幽廢而又請弘俶誅胡  
進思誰敢復與之謀乎

進思屢請殺廢王弘侗以絕

後患弘俶不許進思詐以王命密令薛溫害之溫曰

僕受命之日不聞此言不敢妄發進思乃夜遣其黨

方安三人踰垣而入弘侗闔戶拒之大呼求救

呼火  
故翻

溫聞之率眾而入斃安等于庭中入告弘俶自臨安入錢唐

告其事弘俶大驚曰全吾兄汝之力也弘俶畏忌進思

曲意下之下戶嫁翻進思亦內憂懼未幾疽發背卒幾居豈翻

弘侂由是獲全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

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

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密旨謂高祖卧內便宜從事之命也

見上朝直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遙翻下同

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詬古候翻戊戌益入

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

之誘音酉哂矢忍翻蜀張虔釗自恨無功癸卯至笑不壞顏爲哂

興州慙忿而卒

自散關還至興州也張虔釗蓋不知其攻王都於定州攻潞王於鳳翔皆急於求勝而敗可知已恚於避翻

侍衛馬步都

指揮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喪不數日復出朝參

復扶又翻居喪而經營起復已得罪於各教未起復而自出朝參雖史弘肇武人無識亦可見朝章之紊

朝直  
遥翻